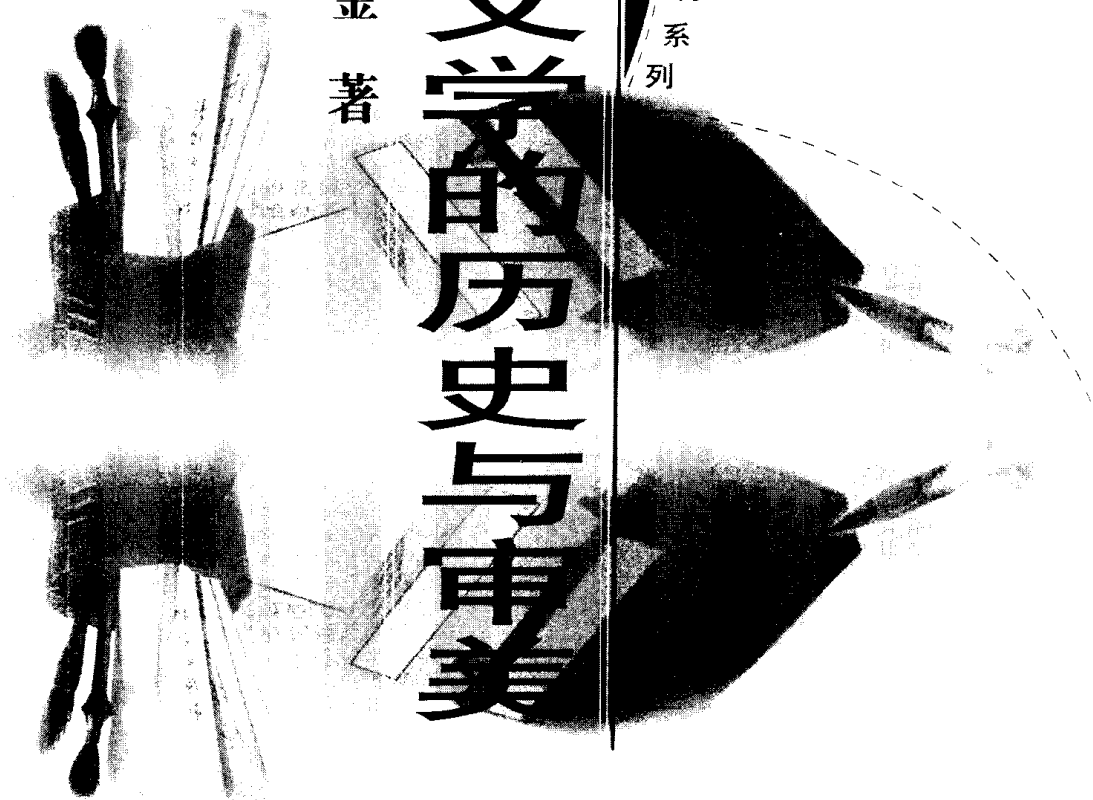


21 世 纪 素 质 教 育 系 列 教 材

高
等
学
校
美
育
教
材
系
列

冷成金 著

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



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/冷成金著
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1999
(高等学校美育教材系列)

ISBN 7-300-03065-3/G·567

I. 中…

II. 冷…

III. 古典文学 - 文学评论 - 中国

IV. 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7997 号

21 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
高等学校美育教材系列

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

冷成金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编 100080)

发行部: 62514146 门市部: 62511369

总编室: 62511242 出版部: 62511239

E-mail: rendafx@263.net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涿州市星河印刷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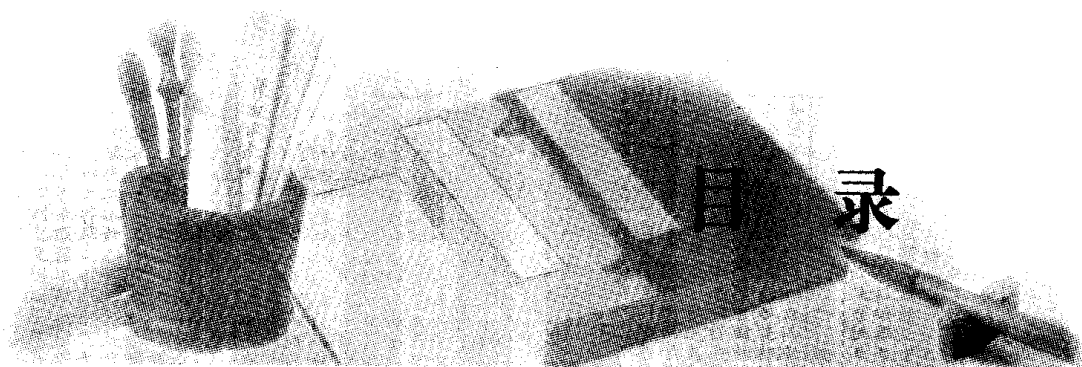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787×980 毫米 1/16 印张: 29.75 插页 1

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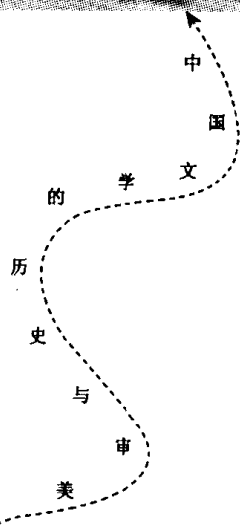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: 509 000 印数: 1—5 000

定价: 36.00 元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录



1 章 五百年的心灵历史 1

第一节	《诗经》与历史的误读	1
第二节	从《周颂》到《国风》：理性觉醒的新形式	6
一	由天命向人事的转变	6
二	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	7
三	《诗经》的“世俗化”阶段	8
四	《国风》时代	10
第三节	“和”：《诗经》的审美追求	16
第四节	抒情：《诗经》的基本艺术特征	20

2 章 记叙与议论之间：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23

第一节	传统散文概述	24
第二节	先秦历史散文	26
一	《左传》	27
二	《战国策》	29
第三节	先秦诸子散文	31
一	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	31

	二 《庄子》	34
	三 《韩非子》	35
3 章	《楚辞》：生存、生命、生活与诗	37
	第一节 《楚辞》与屈原	37
	第二节 《离骚》：政治与生命之间的巨大张力	39
	第三节 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：宗教与生命的诗性显现	42
	第四节 《楚辞》的美学意蕴	45
4 章	秦汉散文：在激荡与融合中走向成熟	48
	第一节 秦汉散文概述	49
	第二节 《史记》：文、史张力中的悲情、悲剧、悲美	54
	一 用诗人的心灵感受历史	54
	二 《史记》的艺术成就	58
5 章	汉赋：包揽宇宙的理性之美	62
	第一节 “赋”的渊源与审美品格	63
	第二节 汉赋之美的本质	65
	第三节 汉赋之美的形态	68
6 章	古朴华茂的汉乐府民歌	74
	第一节 汉乐府民歌：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	75
	一 汉乐府民歌的内容特点	75
	二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点	78
	第二节 叙事诗的代表作——《陌上桑》与《孔雀东南飞》	80
	一 《陌上桑》	80
	二 《孔雀东南飞》	82
7 章	魏晋南北朝文学：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	84
	第一节 建安风骨	87
	一 生命的悲情	87
	二 慷慨任气的放歌	90
	三 乱世哀音	98
	第二节 名士风度	102
	第三节 隐士风范	109
	第四节 山水风致	116
	第五节 人物风姿	127
	一 个体之美	128
	二 深情之美	129
	三 性情之美	130

	四 风神之美	132
	五 山水之美	133
8 章	六朝骈文：情感与形式	135
	第一节 骈文的概念	135
	第二节 骈文的发展阶段	137
	第三节 骈文的美态	139
	一 古人对骈文审美价值的认识	139
	二 汉语特点与骈文的形式要素	141
	三 追求骈俪的文化传统	141
	四 隶事之美与文化传统	143
	第四节 骈文的美质	146
9 章	盛唐诗歌	150
	第一节 盛唐的来临	150
	一 诗潮乍起	151
	二 “诗佛”王维	156
	三 边塞主题	160
	第二节 “诗仙”李白	167
	一 青春·酒·李白	167
	二 浪漫的顶峰	170
	三 “清真”的自然之美	174
	第三节 “诗圣”杜甫	179
	一 “文章憎命达”	179
	二 “诗圣”与“诗史”	181
	三 “沉郁顿挫”的审美追求	185
10 章	中、晚唐诗歌	188
	第一节 中唐至北宋文学与审美嬗变概论	188
	一 “天人之际”：中唐前后的人学与文学	188
	二 由“载道”到审美：唐宋古文的历史嬗变	189
	三 天理本体化：中唐至北宋诗歌的发展与蜕变	190
	四 情感本体化：唐宋词繁荣的历史动因	191
	五 形上追求：中唐至北宋文学精神的转变	191
	第二节 中唐前期的诗歌	192
	一 元结、顾况：新乐府运动的先驱	192
	二 刘长卿、韦应物：开避中唐新诗境	193
	三 李益的边塞诗	195
	第三节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	196
	第四节 中唐后期的诗歌	199

	一 韩、孟诗派	200
	二 刘禹锡的怀古诗与柳宗元的山水诗	203
	三 李贺：以贯通三界的诗性想象企求生命的永恒	206
	第五节 晚唐诗歌	209
	一 晚唐诗歌概述	209
	二 杜牧诗：在“雄姿英发”与“伤秦” “伤别”之间	211
	三 李商隐：以心象融铸物象	212
11 章	晚唐五代词	215
	第一节 词的产生与晚唐五代词	215
	第二节 李煜：亡国之君与“词中之帝”	220
12 章	隋唐五代散文	222
	第一节 隋唐五代散文概述	222
	第二节 古文运动：以复古为革新	225
	第三节 韩愈散文：“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”	228
	第四节 兼善各体的柳宗元散文	233
13 章	唐代传奇：中国小说的自觉	238
14 章	宋诗	243
	第一节 北宋诗	243
	一 “诗分唐宋”	243
	二 苏轼诗：宋诗的典范	245
	三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	247
	第二节 南宋诗	248
	一 南宋诗概述	248
	附：元好问诗	251
	二 陆游：融现实与理想于一体的爱国诗人	252
	三 化理为情：宋诗的理趣之美	257
15 章	宋词	260
	第一节 北宋前期词	260
	一 北宋前期词概述	260
	二 柳永：以生命填词	263
	第二节 苏轼：为词立法	266
	第三节 北宋后期词	27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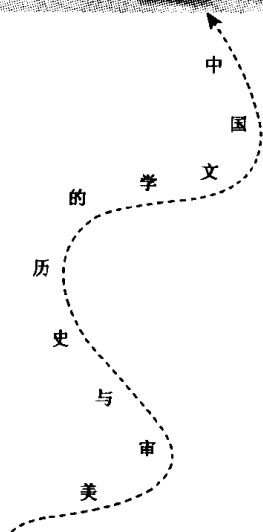
	一 秦观词	274
	二 贺铸词	276
	三 周邦彦的词	277
第四节	南宋词	278
	一 李清照词：婉约清真的自然之美	278
	二 张孝祥等爱国词人	280
	三 姜夔词：幽婉峻洁的词境之美	282
	附：元好问词：兼具婉约与豪放之美	284
第五节	辛弃疾词：集宋词之大成	286
16 章	宋元散文	289
	第一节 宋元散文概述	290
	第二节 欧阳修与新古文运动	295
	第三节 “随物赋形”的苏轼散文	301
	第四节 苏轼与朱熹：两种对峙的文艺观	305
17 章	元代戏曲与散曲	313
	第一节 元代戏曲概述	314
	一 元杂剧概述	314
	二 元末南戏	316
	第二节 关汉卿与玉实甫	317
	一 关汉卿：以崇高的现实精神建构戏曲的 审美范式	317
	二 《西厢记》：才子佳人模式的新突破	321
	第三节 元散曲：“中国最自然之文学”	324
18 章	明代散文	330
	第一节 明初散文	331
	第二节 明中叶的拟古派散文	333
	第三节 李贽与公安派散文：无所依傍，独抒性灵	337
	第四节 明末小品文：无关功利的审美体验	341
19 章	明代小说	345
	第一节 冲突的美：明清小说、戏曲审美特质	345
	一 以冲突为美：中国审美观念的转向	345
	二 禁毁与反禁毁：小说、戏曲与政治意识形态 的冲突	348
	第二节 《三国演义》：历史与道德的冲突	351
	一 《三国演义》与明君贤相理想	351
	二 挑战命运的极限：《三国演义》的悲剧美	354

	三 阳刚与阴柔：《三国演义》的审美品格	357
第三节	《水浒传》：社会理想与现实伦理的悖谬	360
	一 “忠”、“义”不能两全	361
	二 旧伦理不能建立新社会	364
	三 《水浒传》的叙事之美	365
第四节	《西游记》：索解生命的历程	368
	一 从“猴”到“人”的生命悖论	369
	二 以喜剧形式演绎悲剧本质	371
第五节	明代其他通俗小说	372
	一 《封神演义》：“怪、力、乱、神”中的时代精神	372
	二 《金瓶梅》：价值的空虚与世俗的深渊	373
	三 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、“一型”：拟话本的发展与蜕变	375
20 章	明代戏剧	379
	第一节 明代戏剧及其繁荣的文化动因	379
	第二节 《牡丹亭》：“为情作使”	382
21 章	明清诗词	386
	第一节 明代诗歌：在颂圣、拟古、反拟古之间挣扎徘徊	386
	第二节 清诗：对传统诗歌的回溯与总结	389
	第三节 清词：伤感情绪与济世情怀	392
22 章	清代散文	395
	第一节 清初经世致用的散文	396
	第二节 桐城派散文：传统散文作法的系统总结	398
	第三节 中国散文的政治品格与审美品格	407
23 章	清代小说	409
	第一节 清初至清中叶长篇小说概述	409
	第二节 《聊斋志异》：现实纠结中的永恒的诗性幻想	411
	一 走入蒲松龄的心灵世界	412
	二 长歌当哭寄“孤愤”	416
	三 突破灵魂栅栏的诗性幻想	418
	四 宗教性的道德宿命意识	424
	第三节 《儒林外史》：在讽刺与幽默的喜剧中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	427
	一 心灵的拷问与选择的迷误	427
	二 在讽刺、幽默与滑稽中建构严肃的喜剧	429

第四节	《红楼梦》：历史与文化的艺术结晶	431
一	曹雪芹与《红楼梦》	431
二	以群体形象反映封建家族的盛衰	434
三	来自文化深处的挽歌	439
四	《红楼梦》的审美体式 ——悲剧性的诗化小说	444
24章	清代戏曲	449
第一节	清代戏曲概述	450
第二节	《长生殿》与《桃花扇》：在爱情与国难 之间寻觅兴亡之感与人生之慨	451
	距离·遥望·美感（代结语）	457



《诗经》：五百年的心灵历史



第一节 《诗经》与 历史的误读
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原为 311 篇，现存诗 305 篇（余 6 篇为“笙诗”，只存篇名），收集了西周至春秋中叶（约公元前 11 世纪到公元前 7 世纪）约五百年的诗歌。《诗经》分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三大类。《风》又名《国风》，是相对于王畿而言的天子治下各诸侯的地方音乐，分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邶风》、《秦风》、《郑风》、《卫风》、《豳风》等 15 “国风”，共 160 篇，其诗多是民间恋歌、风土人情，是流行的新乐，风格清新活泼，抒情色彩很浓，基本上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和江、汉及汝水一带；《雅》分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，是宫廷音乐，其诗多是燕乐饮酒，朝会赠答；《颂》则是宗庙音乐，其诗多是祭颂祖先，祈求神灵。《雅》《颂》是产生较早的古乐，雍容、典雅。

《诗经》具体的创作时间多不可考，但其大致的创作时间还是可以推测出来。一般说来，《诗经》的创作呈现出三个高潮：一是从周武王至周康王的五六十年间，这是所谓“周公制礼作乐”的时期，

《周颂》中的部分篇章就产生在这个时期；二是周昭王至西周晚期，《雅》、《颂》的大部分篇章产生于这个时期；三是东、西周之交到春秋中叶，这是“国风”时期，《国风》的大部分篇章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。

《诗经》的产生历时五百余年，地域分布几乎遍及当时的主要国土，其作者也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。《诗经》中不仅有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，也有公卿、“士”、“君子”进献的乐歌，更有流传于民间的集体作品。至于《诗经》的收集、整理，历代皆有不同的说法，汉代学者一般认为是周王朝为了了解风俗民情、政治得失而专门派人到民间收集的，也有人认为是各诸侯国的乐师汇集到周王朝的乐官——太师——那里，由太师保存并整理的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说：“古者，诗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，上采契、后稷，中述殷、周之盛，至幽、厉之缺，始于衽席……”。根据其他历史材料可以看出，孔子删诗一说基本不可信，但孔子整理了一度散乱的《诗经》，使其基本恢复原貌，合于古乐，是可以确定的。

《诗经》本来是和乐而唱的歌词，如《墨子·公孟篇》说：“诵诗三百，弦诗三百，歌诗三百，舞诗三百”，说明《诗经》是入乐的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：“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韶、武、雅、颂之音。”《诗经·郑风·青衿》（毛传）也认为是这样，《左传》记载吴国的季札到鲁国等地游历，请求“观乐”，所到之地有12个诸侯国，到了鲁国便“叹为观止”，季札评论的对象也是乐。可以断定，《诗经》在当时是一种诗、乐、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。

从文化意义上讲，《诗经》是初民理性觉醒的一种最为突出的形式，但这种觉醒的形式是通过它的具体用途表现出来的。《诗经》最初的用途大致可以分为三类：一是作为各种典礼、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二是观察政治的得失成败和表达对社会、政治的某种看法，三是一定的娱乐作用，但这种娱乐作用也包含着浓厚的政治、道德的内容。到了孔子的时代，《诗经》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《论语》中提到“诗”共14次，基本上与上述用途无关，而是加进了许多现实政治和道德的内容。如“子曰：‘兴于《诗》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’”是说道德修养的方法和阶段；“子曰：‘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’”是说其政治用途；“子曰：‘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’”是说《诗经》对人的性情、道德和知识修养的价值。在孔子看来，人在经过了《诗经》的“诗教”以后，可以进入“温柔敦厚”的审美状态。孔子

还认为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意思是说《诗经》合乎当时的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。所有的这一切，都已经预示着《诗经》经学化的可能性。

《诗经》在秦代曾遭焚毁，但由于士人的记诵，到了汉代就又开始流传，并有了专门的研究，现存最早的《诗经》写本是阜阳汉简《诗经》摹本（见图 1—1）。汉初传授《诗经》的共有 4 家，齐国的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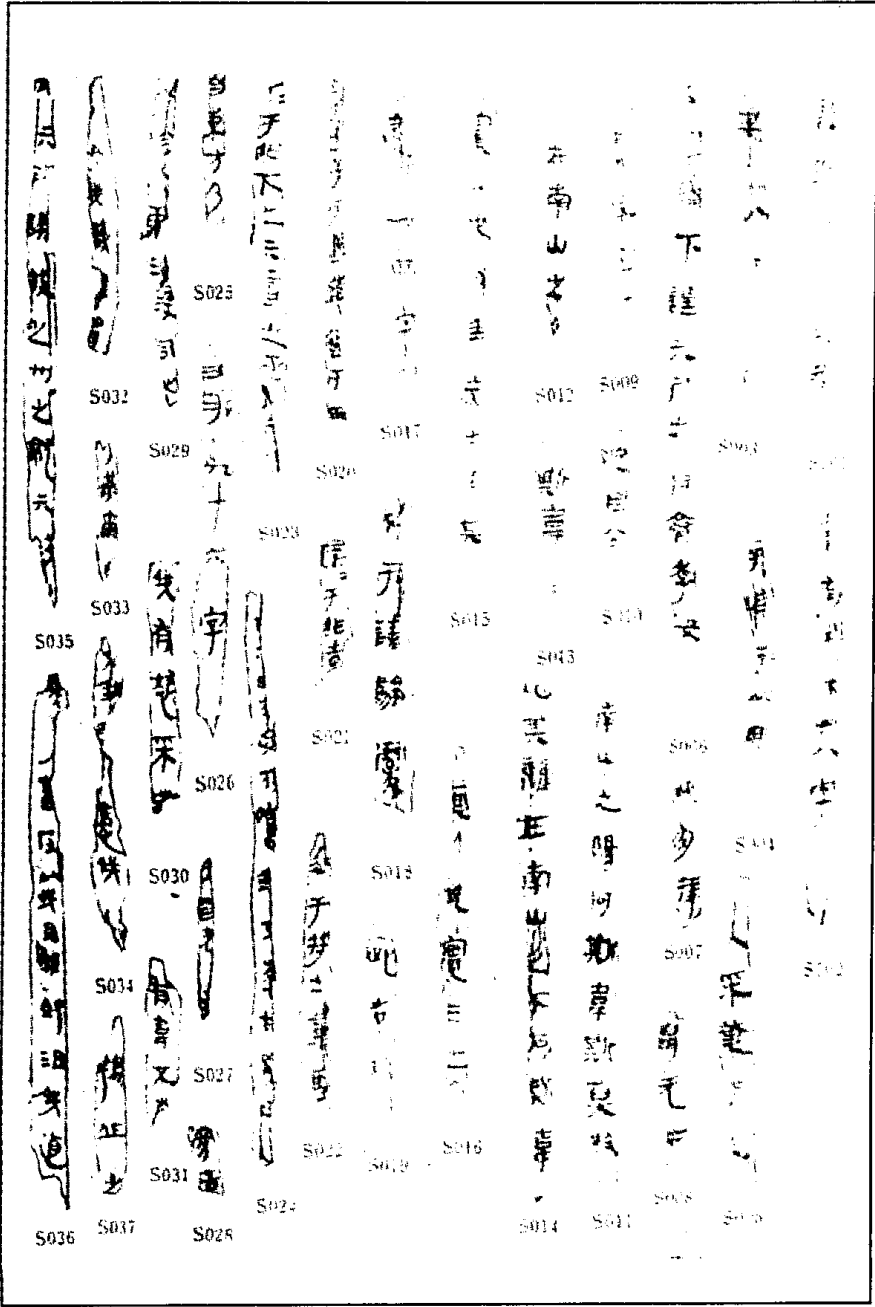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—1
现存最早的
《诗经》写本：阜陽
漢簡《詩經》摹本

固生、鲁国的申培、燕国的韩婴、赵国的毛亨和毛萇，简称齐诗、鲁诗、韩诗和毛诗。西汉时期，前三家被定为官学，但到了东汉时期，毛诗为官方所承认，影响日渐扩大，至南宋，前三家诗反而完全失传，只有毛诗流传并受到了高度的重视。

在汉代，《诗经》的音乐已经消亡，歌诗向徒诗转变。当时，人们面对的只是诗的文字，因而评论的方式也就发生了变化。《史记·儒林传》说鲁国的申培“独以诗经训诂以教，无传，疑者则阙弗传”，毛诗应该也是如此。更重要的是，大一统帝国的建立，必然要强化政治意识形态，这就出现了著名的《毛诗序》（《诗大序》）和《诗序》。

《毛诗》的每一篇都有自己的序文，简要说明时代背景及其寓意，《毛诗序》是《诗经》首篇《关雎》序文中的一大段，宋代的朱熹将其称为《诗大序》。《诗大序》虽然只有数百字，但总论《诗经》，并提出了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的观点，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：

1. 教化。《诗大序》最重要的观点是强调了《诗经》的教化作用，它说：“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”把《诗经》提到了与天地合德、为人伦圭臬的高度，为后世的文学的政教说奠定了基础。
2. 情志。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；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”指出了诗歌包括“情”、“志”两个方面，情志为本、情志统一，是比较正确的理论。
3. 六义。《诗大序》首先提出了六义说：“诗有六义焉：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”关于“六义”的解释历来聚讼纷纭，但对推进诗体和创作方法的研究有着深刻的意义。
4. 美刺。《诗大序》在对六义的解释过程中提出了美刺说，把“颂”解释为“美盛德之形容”，把“风”解释为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”。所谓美刺，就是对美好的事物进行赞扬，对丑恶的事物进行讥刺，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。《诗大序》的美刺思想主要贯串在每篇诗的小序中。
5. 正变与以礼节情。《诗大序》从诗体及内容的变化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和审美要求：“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；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变雅作矣。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；吟咏性情，以风其上。达于事变，而怀其旧俗者也；故变风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发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礼义，先王之泽也。”所谓“正风”、“正雅”，就是“治世之音”，而所谓“变风”、“变雅”，就是“乱世之音”，但“乱世之音”也必须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，才能不使人伦丧而王道废。这一方面继承了孔子“乐而

不淫，哀而不伤”的中和之美，但更重要的是向文学的政教化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，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限制作用。

东汉时期，著名的经学家郑玄笺注毛诗，称为《毛诗郑笺》，极大地发挥了《诗大序》的辅翼政教的思想，再经过其他经学家的注释，《诗经》中的每篇几乎都被注解成了与历史上某王某公有联系，使之成为含有“经夫妇，厚人伦”政治内容的“信史”，使其远离了《诗经》的本来面目，《诗经》基本上成为服务于现实政教的工具，造成了《诗经》学上第一次历史性的误读。如果说这次误读是以“政”为核心，以“以道制势”为目的的话，那么，《诗经》学上以朱熹的《诗集传》为代表的第二次历史性的误读则是以“教”为核心，以“以道制欲”为目的，这从二者对待《诗经》的某些篇目上就可以看出来。例如，毛诗在下列歌诗之前有这样的小序：

《郑风·溱洧》：刺乱也。兵革不息，男女相弃，淫风大行，莫之能救焉。

《邶风·桑中》：刺奔也。卫之公室淫乱，男女相奔……政散民流，而不可止。

《郑风·东门之墠》：刺乱也。男女有不待礼而相奔者。

《郑风·野有蔓草》：思遇时也。君之泽不下流，民穷于兵革，男女失时，思不期而会焉。

《齐风·东方之日》：刺衰也。君臣失道，男女淫奔，不能以礼化也。

从序文看，汉儒是知道这些诗是表现男女自由恋爱的，因此对其进行了否定，但又从“美刺”的角度出发，对诗篇进行了肯定。这就是汉儒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《诗经》，使《诗经》实现政教功能的方法。而朱熹似乎更能正视这些诗歌的本来面目，他在评论《国风》时说：“凡诗之所谓风者，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。所谓男女相与咏歌，各言其情者也。”（《诗集传序》）但他又对以上5首诗歌裁为“淫诗”，予以删除。这是因为理学家认为“人欲”是无处不在的，因而也就敢于阐发《诗经》中“人欲”的一面，把从“贤圣”、“国史”降为寻常民间男女之情的“人欲”加以剔除，达到“以道制欲”的目的。

然而，大意味的是，明代文人——尤其是明中叶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时期的文人——往往以孔子不删“淫诗”为口实，搜集民间情歌，并给这些情歌以肯定的评价。至晚明时期，有些进步思想家更以《国风》中的情歌为突破口，提出“六经皆以情教”的口号，为爱情自由和感情解放张目。《诗经》才在一定意义上和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其本来的面目和应有的功用。

第二节

从《周颂》 到《国风》： 理性觉醒的 新形式

现代的人文科学研究表明，世界上的几个古老民族的文化都有过一个哲学突破时期，即在这个民族发展到一定的历史时期时，非常集中地出现了一些思想家、科学家和文化巨人，他们的思想奠定了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基础，对本民族以后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。中国也像世界上的其他文化渊源最长的民族一样，有着自己的特定的哲学突破时期——春秋战国时期。然而，这一时期的形成，却是经历了夏、商、周（西周）三代的漫长的准备过程的，尤其是周代，它是我们民族文明发祥的重要时代，这一时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是人的类的理性的觉醒，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《诗经》，就以艺术的形式反映了这一觉醒的历程，相对于殷商的散文来讲，《诗经》也就成为初民理性觉醒的新形式。

由天命向 人事的转变

殷人重天命、重祭祀，但还是被自己的属国——周国——灭亡了。周人“克殷”以后，总结了殷商灭亡的教训，正如《诗经》中所说：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！”不敢再像殷人那样妄言天命，而是心怀惕怵，对天命作了重新理解，将虚妄的天命与现实的人事结合起来，由人事来理解天命，这是殷周之际重大的思想革命。

产生于周初的《大武》乐章明确地反映了上述的思想意识。一般认为，《大武》乐章应该包括《周颂》中的《武》、《赉》、《桓》三篇：

於皇武王！无竞维烈。允文文王！克开厥后。嗣武受之，胜殷遏刘，耆定尔功。（大意：伟大的武王啊，功业真无双。文王有文德，基业你开创，武王继父德，克殷止杀伐，大功终告成。）（《武》）

文王既勤上，我应受之，敷时绎思。我祖维求定，时周之命。於绎思！（大意：文王勤勉一生，我把事业继承，不断推行德政。我去征讨纣王是为了谋求安宁，那也正是周朝的天命。愿人们啊，记住今天的心情！）（《赉》）

绥万邦，屡丰年，天命匪解。桓桓武王，保有厥士，于以四方，克定厥家。於昭于天，皇以间之。（大意：自从武王平定天下，年年都是大丰收，天命辅周，永不懈怠。那威武的武王啊，能够保卫国土，平定四方，使家园安宁。武王明德遍及天下，受命于天，作周朝的国君。）（《桓》）

在这里，周人没有把自己的胜利仅仅归结为暴力的成功，甚至明确地反对暴力。他们也讲天命，但他们的天命实际上不是外在于他们的客观存在，而是他们道德的外化。无道德即无天命，有道德就能应天命，相对于殷人而讲，这是周人的新观念。

这里所说的自我意识，是指类的自我意识，即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类而存在，再也不是天命的奴隶、神权的仆役和祖先的影子。这种意识，在大量的祭祀诗中透显出来。

祭祀，特别是祭祀祖先，是西周中期诗篇的一个基本主题，就是在这些祭祀诗中，人们开始从中观照自身，祖先不再是神，而是族类的象征。一般认为，《大雅》中的《生民》、《公刘》、《绵》、《皇矣》、《大明》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，记述了周民族从始祖后稷到周朝创立的历史。《生民》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祷神求子，后来踩了神的脚印而生了后稷，不敢养育，便丢弃了，但后稷历难而不死，充满了神话色彩：“诞置之隘巷，牛羊腓字之。诞置之平林，会伐平林。诞置之寒冰，鸟覆翼之，鸟乃去矣，后稷呱矣！实覃实訏，厥声载路。”后稷长大后成为农业之神。《公刘》叙述后稷的曾孙公刘率领部族从有邰迁徙到豳的经历，剥落了后稷的神话色彩，完全变成了一位历史人物；《绵》叙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周人自豳迁岐的过程，其婚娶稼穡、设官受命，都具有很强的历史性；《皇矣》从太王、太伯一直写到文王伐崇，《大明》则是写文王出生到武王伐纣的历史。总之，自生民而下，神话消失，历史显现，人在对历史的清醒的审视中觉醒。

这组史诗，体现的不再是原始的祖先崇拜，而是在历史的怀思中对人自身的理解和对英雄业绩的激情。请看《公刘》中的一节：

笃公刘！既溥既长，既景乃冈。相其阴阳，观其流泉。其军三单，度其隰原，彻田为粮。度其夕阳，豳居允荒。（忠诚厚道的公刘啊，新开的疆域既大又长，根据日影来测定山岗，又勘察高低、阴阳以及河流的走向。指挥三批军队，对平原和洼地，轮流丈量，全加开垦，种米种粮。山西的土地，也要丈量，这豳地啊，实在是宽广。）

在这里，周人对祖先——神——进行了历史的审视和还原，塑造出了一个敦厚朴实而又智慧勤劳的人间领袖的形象，对祖先的祭祀变成了对人自身的崇拜。天、人关系再度被明确化，天和祖先已经不再分离，二者在周人的历史中得到了最好的统一，从审视祖先——实际

上就是审视历史——的角度出发，人的身份再度得到了确认。《雅》、《颂》的大量的祭祀诗篇所展示的，正是这种思想的进程，同时也可以看到，在生存的根源明晰化以后，在历史与现实接通以后，在人的身份被确认以后，“人”获得了怎样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，“人”又是怎样的激动啊！

周礼曾经非常辉煌，也是维护周朝社会安定的重要的政治手段，可以说，周礼的出现是初民理性觉醒的重要表征，也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方面。《诗经》中的很多诗歌，直接表现了某些周礼，如《周颂》中的《噫嘻》、《载芟》、《臣工》就是籍田礼的直接反映。但真正超越了对周礼的具体反映而上升到礼乐精神高度的，则当数《小雅》的首篇《鹿鸣》：

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吹笙鼓簧，承筐是将。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。

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蒿。我有嘉宾，德音孔昭。视民不怵，君子是则是傲。我有旨酒，嘉宾式燕以敖。

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芩。我有嘉宾，鼓瑟鼓琴。鼓瑟鼓琴，和乐且湛。我有旨酒，以燕乐嘉宾之心。

从诗的内容来看，它与“燕礼”有关。“燕礼”是一种政治性的礼仪，但在诗中已经看不到对具体礼仪的描写，而重在歌颂“鼓瑟吹笙”、“以燕乐嘉宾之心”的礼乐现象。周朝的宴饮有着重要的政治功用，它可以使分属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宴饮中解脱出来，寻求共同的生命根缘，达到“和好”的政治效果。《鹿鸣》格调和缓，亲切安详，呈现出雍雍穆穆的精神氛围，正是对和谐——这一最高社会政治原则——的体认和歌唱，这是由对周礼的直接表现而上升到歌唱礼乐精神的全新的景象。

三 《诗经》的 “世俗化” 阶段

经过了西周中期的精神转向，到了西周晚期，随着王朝的衰败，人们意识到了周人的“天命”并不是永恒的。在王朝短暂的中兴时光里，他们发现现实生活似乎比所谓的天命更美好，也更有价值，因而也更值得歌唱。此后的诗歌，往往更多地显示出浓厚的生活气息，显示出对社会政治的世俗化的关注。

人们从内心的观念中走了出来，睁开了世俗的眼睛，突然发现，这自然山川是那样的雄伟与壮美，是那样的富有光辉而又青春长在：

天保定尔，以莫不兴。如山如阜，如冈如陵。如川之方至，以莫不增。